



“非常规则”是我创造出的一个或许并不高明的专有名词，如同“潜规则”，只是特为描述在各种社会交易过程中的不足为外人道的游戏规则。综观中国历史上的各朝，大凡末世，非常规则就较为流行，而晚清尤盛。

本书出版策划 张爱民

身处社会中的人，言行举止莫不受着经济规律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经济规律对人的影响，要远远超越文化、传统等因素。毫无疑问，在过去的对历史的叙述中，我们夸大了文化、传统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这本书可以起到矫枉过正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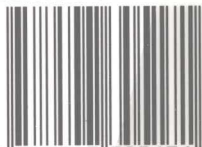
著名评论家、学者 解玺璋

任何为腐败开脱的言论都是极其无耻的，我们必须做到零容忍，而不是适度容忍。容忍腐败的论调更为险恶的用心在于：曲线要求老百姓做顺民。这种贱到极点的行为与思维方式肯定不是一个国家的主人翁应该具有的，只有皇权之下的顺民才能条件发射做出的动作。

雅虎评论频道

上架建议：历史/官场

ISBN 978-7-5473-0517-1



9 787547 1305171 >

定价：30.00元

任恒俊 著

非 常 规 则

晚清社会的真实游戏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规则：晚清社会的真实游戏/任恒俊著.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2.11

ISBN 978-7-5473-0517-1

I. ①非… II. ①任… III. ①政治制度史—史料—中国—清后期IV. ①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4856号

非常规则：晚清社会的真实游戏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

电 话：021-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10×1020毫米 1/16

字 数：215千

印 张：17

印 数：0,001-4,250

版 次：2012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73-0517-1

定 价：30.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52069798

序

清朝末年，官场混乱腐败，吏治簠簋不饬，积重难返，以致皇冠落地。如若回溯三个多世纪前，那是何等蒸蒸日上的景象：地处边陲一隅、只占全国人口几百分之一的满族，挥师入关，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统一全国的王朝。

最后一个王朝，前朝的利弊得失、治乱兴衰，历历在目，“资治通鉴”够多的了。入关前期，君臣无一不希望王朝长治久安，传之万世而不竭。乾隆皇帝给子孙名字的第一个字排出三个：永、绵、奕，道光皇帝又排了五个：载、溥、毓、恒、启，连在一起，正是万世一系的心思。然而，他们始料不及的是，溥字刚开始清朝就结束了。

以前二十几个朝代败亡相循，清王朝继续重复着重复多次的败亡。他们也曾采取各种措施，把大臣朋党、外戚专权、母后临朝、宰相擅权、宦官横行、士民结社等，列为厉禁，严密防范。然而，这些弊端到了清末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加上科举取仕、标价卖官、浮赏滥举、荫庇世袭所造成的官员素质下降，朝廷屡有明谕，臣工时时条陈，但饮鸩止渴，奉行如常。贪污受贿，因循敷衍，粉饰太平，上下相欺，行者不讳，闻者不惊。一种痼疾足以致命，何况丧失免疫力的政治“艾滋病”？

历史现象一再重复,千百年地重复复重复。这就不是皇帝个人的品质、性格,也不是臣子的个人才干优劣所能说明和解释的。三千年专制统治,皇帝独裁,种种相配合的经济、教育、文化、思想、法律……使民族的血管中沉积了种种尘垢,导致动脉硬化;封闭的环境中,“生态”失去平衡,污染严重,空气恶浊,思想缺氧,意识短路。闭锁的国门一旦打开,风云变幻,冷热无常,精神时常感冒,造成经络不畅,气血失调。清王朝在回光返照中苟延残喘,以致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试想,镇压民众的反抗,清朝也写下了成功的纪录:镇压太平天国、捻军,战事持续了十余年,而武昌起义后,作战的时间、规模,都不能与前者相比。成败不只在战场,还在官场!

西哲孟德斯鸠有言,专制政体的原则是不断腐化的,因为这个原则本就是腐化的东西。别的政体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某些特殊的偶然变故破坏了它的原则;专制政体的灭亡则是由于自身的内在缺点,某些偶然的原因是不能够防止它的原则腐化的。结合孟德斯鸠氏所论,恰恰是皇帝专制大系统中各个子系统机制的正常发挥,才最终导致王朝的败亡。官场腐败、吏治腐败,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从观念形态、伦理道德、行为准则等方面缠绕盘结,修齐治平未能防止它的重演,揭竿而起的农民造反也没有医治它的痼疾,释道法门消极退避的世外桃源难救现世之弊。阻止重复,疗治宿疾恰恰是一场文化上的整体和深刻无比的变革。

本书透视晚清官场腐败的历史文化现象,若能给读者一点启发,余愿足矣!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奔行在羊肠小道上的人们	1
1 百折不挠的落第者	1
漫漫科举路/魅力所在/落第者众生相/白发童生,寿星举人/科举逃兵	
2 儿戏科名	10
鼎甲之谜/孜孜以“荐”/姓名的喜与忧/字的祸与福/相貌的乐与悲/命运的科举/科举的命运	
3 嗷嗷待哺的候补者	25
浩浩荡荡的后备军/树大荫凉多/科场来人/捐纳与滥保/死候补 候补死/候补流水线	
第二章 做官与做事	35
1 做官不做事	35
谁家之天下/浑账和例弊/贺错了的万寿/优游岁月/自由幸福的囚犯	

们/官与盗/皇家工程/国事即家事/皇帝口里的辈分/政治伦理化	
2 做官大全	51
冯道再现/斋匪/下层官吏的夫子自道/做官五法/皇帝讨债/父债子讨/钱的去处	
3 火神到	58
户部失火/军火库的一响/皇帝大婚前的火光	
4 大案折光	61
东窗事发/人与法的辩论/水落石出	
5 京师秩序	65
光绪六年/光绪七年/原因何在	
6 假天下	68
皇帝喜欢官员欺蒙/假善后,真挥霍/从平安无事到大事不好/以多报少和以少报多/假光绪与假租界/假状元/波将金村故事	
第三章 官场百态	77
1 官场 = 市场	77
五人承包知县/救穷之道/卖官的倒爷/买官卖官——一种特殊商业/道光话捐纳/“敬”字背后/“别敬”——礼仪与贿赂的合一/心灵历程/“一人有庆,万寿无疆”/国难年发国难财/乱收费/丢了官却发了财/八仙过海/仓老鼠/贿赂的雅称/门包开路/明廉暗贪/送礼送掉了江山	
2 官场 = 戏场	93
千呼万唤始出来/第二幕中的慈禧/垂帘尾声/“节俭”的太后/何必当初/扬州相会/保定聚首/敌手的慰问信/反郭子仪现象/天子圣明,臣罪当诛/牛奶之赐/假戏真演,真戏假演	
3 官场 = 战场	107
高处不胜寒/殿陛的震荡/叔嫂斗法/兄弟阋墙/妇姑勃谿,母子失和/	

皇帝的心事/钢丝绳上的脚步/李鸿章的遗憾/奕譞信札/狗部

第四章 用人之道 122

1 用人尺度 122

科举愚民/皇帝的标准和要求/思想准则/愚弄者被愚弄

2 运用之妙 129

用蠢才/使短/奴才/妾妇之道/不会签名衔的贝子、尚书/末科状元之任用

3 人才之叹 136

官场明星李星沅/凤毛麟角陈宗妣

第五章 官文化 142

1 “官”网恢恢 142

官田/官工/举步维艰的近代工业/官商/官囚/官医/皇家戏/官卷/官妓/官价/由“热”而“凉”而“热”的心

2 “官”系网 153

一门贵幸/重臣网结/师生/曾国藩系/乡情/北洋系

3 “官”文现象 160

《官场现形记》/《大清缙绅全书》：官场联络图/年谱碑铭：官员的参考书/正史：官员立传传世/文集：扬名传世的书籍/科名录：另一种联络手册/做官百科全书

4 “官”念 166

厚黑学/联语之中/行骗之中/戏曲之中/民谚、流言中/转变之中/五味俱全的百姓“官”念/官员“官”念种种

第六章 疲软的监督 177

1 监督不了的人 177

	监督死角/女婿权重,泰山贪横/不能平反/避雷针/不倒翁奕勋	
2	兰州班子:典型的腐败集体	184
	乐斌这个人/家丁陈二,家人余奎/周二奶奶/结拜的难兄难弟们/几点透视	
3	这样的法	190
	无法监督的法/陋规是皇帝批准了的/法与礼的交锋/寄食人口/岂可回避	
4	监督者监督	199
	虚应故事/包裹上奏折的倾轧/谏官的命运/弹劾奏折的样板/如此查办	
	第七章 种豆得瓜	208
1	练新军“养虎自卫”	208
	安庆新军连续起义/广州新军又举义旗/武昌新军的枪声/谁家的北洋六镇	
2	预备立宪预备了革命	217
	立宪的选择/朗润园的争吵/法律这根绳索/血热 血冷	
3	留学生学习造反	224
	临行之洗礼/留日第一课/取火,播火/君子群而结党/朝廷被讨论了	
4	精神家园的重重悲剧	231
	夷夏之辨与夷夏不辨/精神障碍症/忠奸之辨与忠奸难辨/在商言商/新精神与新传媒/新观念没能使王朝起死回生	
5	千年同叹	242
	李星沅的叹息/赵烈文之预言/郭嵩焘的论列	
	结语	245

附录一 清末陋规	246
附录二 清代历朝赐高龄应试者进士举人统计表	248
附录三 晚清官员品级简表	249
参考书目	252
跋	255

第一章 奔行在羊肠小道上的人们

“有甚心儿，须向别处去；无大面子，莫到这里来。”在晚清奔向官场的独木桥上，通过科举、恩荫、捐纳而形成的候补大军，为竞争到官位而各显神通……

1 百折不挠的落第者

十九届诸生，壮心不已。

一千年不死，老脚还来。

这首联语，是清末落榜诸生（相当于秀才）的作品，说他参加了19次乡试，都名落孙山，但“壮心不已”，还要应试，至死方休。估算作者年龄应在70开外了。按孔夫子的说法，人活到70岁，便可随心所欲，任何念头都不会越出规矩。这位作者显然远远没达到圣人指出的境界。他完完全全做了科举制度的俘虏，被科举“规矩”住了，成为科举拜物教的狂热信徒，哪里还有一点随心所欲的意境呢？

漫漫科举路

清末科举名额有限，考中机会很少。按照规定，秀才大府20名，大州

县15名,小县4名或5名。全国秀才名额在25 000名左右,举人限额在1 500名上下。自咸丰三年(1853)清廷批准各省增加生员名额起,至同治十年(1871)停止,各府学考试中生员名额已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从道光三十年(1850)的25 089人增加到30 133人。乡试中录取举人全国限额保持在咸丰元年(1851)的1 770人以下,光绪七年(1881)下降到1 254人,19世纪80年代中期恢复到正常的1 500人左右。按此限制,一个步入科举途程者,童生要考取秀才,踏上科举之路的第一级台阶就荆棘丛生,坎坷曲折。

举人与秀才限额的比例按规定大体是1:20,但是,添加历年落榜者,按大、中、小省,分别是80:1、60:1、50:1,淘汰率就很可观了。参加会试、殿试考进士,比例就是30:1、40:1。这种考试都是三年一次,三级考试都能顺利通过,大体要十年的时间,从童生到进士的考中机会大概是百分之几,要是在哪一级上蹉跎一下,就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了。

江苏南通人张謇(1853~1926),是清末实业巨擘、政界闻人,人人熟知的状元实业家。张謇的科举途程,实在是“路漫漫其修远兮”。12岁学制艺诗赋,16岁中秀才;24岁补廪生,27岁补优贡,乡试五次落第,到33岁才中了举人。从秀才到举人,跋涉了17年。此后,会试落榜四次,光绪二十年(1894)42岁时中了状元,从举人到状元登攀了9年。46岁应散馆试留馆,一生中35个春秋在科考中度过。张謇晚年在其《文录外编自序》中说:“综吾少壮之日月,宛转消磨于有司之试而应其求,盖三十有五年。至吾绝仕进,伍齐民,发奋殚力以求有益于世而冀一当,曾不及消磨于前此日月之半,而吾已老矣,曾谓是三十五日月消磨之业不足少惜乎?”

张謇当年获悉自己殿试第一名时,竟喜极跌倒在地。晚年回顾一生,这位科考状元对科考却是惋惜多于欣慰。状元,令多少士子们艳羡的头衔,竞争者梦寐以求,终身拼搏;获取者却如嚼鸡肋,并不如未获取者那样心驰神往。

魅力所在

科考之路,直如诗仙李白笔下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但它能使亿万男儿折腰,自有其特殊魅力。



● 清代官员坐像 1



● 清代官员坐像 2

自科举制度创立实行,教育与科举逐渐合而为一,科举成了做官的敲门砖。到了宋代,中华文化教育昌盛,科目也可谓发达。原因很多,朝廷的重视、倡导、鼓励是重要原因之一。宋真宗赵恒亲自作《劝学文》,文曰:“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①大宋天子谆谆教诲,循循善诱,只要勤读六经,衣食住行,美妻娇婢,样样随心所欲。意在言外的是,读书可以做官,然后可“遂平生志”。

经过历代士子们的咀嚼、消化、提炼、再创作,赵宋皇帝的《劝学文》成

^① 《真宗皇帝劝学文》,《古文真宝》前集卷首。

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自有情与理，书中自有天与地。”这种提炼升华，《劝学文》辞旨未改，但更精练、更集中，与其说是千锤百炼的创作天才，不如说是士子在实践中品味、体会的巧妙概括。在这里，金钱、美女、高官、厚禄、轻车、宝马，人生所欲，无过于此者。面对这等美妙似锦的辉煌前程，谁个还能不去孜孜以求？

《劝学文》不止六句，流传下来，脍炙人心腾之众口的却只此六句，此后又流变成了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五言绝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这几句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深入人心的劝学箴言，和《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幼学琼林》等，一并成了幼儿的启蒙教材。目不识丁而望子成龙的长辈从此开始了“人之初”的文化熏陶，在幼稚单纯的心田中，播下了读书应举的种子，播下了父辈殷切的希望和寄托。科举的魅力，通过人类最早的启蒙老师——父母，通过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家庭，作为观念、信仰、习俗灌输给传宗接代的幼辈，编织成文化网络。在同一个时间、空间里，父母、家庭、社会制造出一批又一批不同年龄段的科举之路上的竞争者。清朝入主中原不久，就从被征服的明朝手中接过了科举制度，把它当作完美的模式，坚持推行到灭亡前夕。

清朝把科举制度完善得更精致、更为细密，也更增添了吸引力。顺治九年（1652）御制学宫卧碑文宣布：“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使用。”^① 大清皇帝说得很明白，一中秀才，即能得到国家优遇：一是在校免费膳食；二是免去官役和差徭；三是地方官以礼相待。所谓以礼相待，就是秀才犯法，地方官不能直接处理，须先报告本省学政革除其秀才资格后，方可依法治罪。至于平常纠纷，应交学校教育，不得当作普

^① 《礼部·学校》，《训士规条》条，《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三七，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通百姓直接捕治责罚。

可见，一成秀才，就跻身士林，预备做官，成为统治阶层的成员了。秀才毕竟是科举入仕的第一个台阶，仍不属正途，优异者只能选任小小社学教职。中了举人，做官的路子就比秀才宽多了。一中进士，点翰林，才算走上了升官的坦途。官场养尊处优、荣华富贵、作威作福的现实，让清末社会各阶层，从通邑大都的富室巨户到穷乡僻壤的寒素之家都踊跃于科举之道。物理学上有“场”，科场犹如物理学上的“场”，一旦踏入，任何人难以止足：中了秀才想举人，中了举人想进士。没中的千辛万苦要考中，落第的死不瞑目要再考，中了的要高中，一发而不可收。难怪那位联语作者，十九次落第，仍然朝气蓬勃，“壮心不已”。

落第者众生相

《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对乡试考场中士子们有极生动的描绘：入场提考篮像乞丐，点名受呵责像囚犯，进入号房像秋后的冷蜂，出场后像出笼的病鸟，盼望报子坐立不安像被缚住的猱，得报不中像钳毒之蝇。落第者矢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且有以文进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重新另抱矣……落第者的神态，被写得淋漓尽致，跃然纸上。

留仙出生于明季，生活于清初顺治、康熙两代，从幼年起，就受家庭教育和社会影响，醉心科举。19岁初应童子试，连中县、府、道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开始一帆风顺，此后却屡战屡败。45岁在济南应乡试，因病没有终场。48岁再赴考场，仍然败北。作《责白髭文》，发泄胸中不平。69岁写下了前引《历下吟》，笔端饱蘸同情，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士子们的众生相。穷形尽致的心态刻画，饱含了自己屡试不第久困场屋的辛酸体验。《聊斋志异》中，《王子安》、《神女》、《考弊司》、《三生》等诸多篇目，从诸多方面对科举的弊端暴露讥讽。正如鲁迅所说自己的情形：“因为从旧垒中

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于死命。”留仙老翁的清醒毕竟是有限度的,洋洋巨制的《聊斋志异》,讽刺鞭撻科举。但他犹“六根未尽”,一直参加科试。72岁时,长孙立德考中,赋诗勉励:“天命虽难违,人事贵自励,无似乃祖空白头,一经终老良足羞。”十分明白,他仍把自己科场失意视为抱恨终天的憾事。就在这一年,他顶风冒雪赴考,总算博得了岁贡功名,悲喜交加,作了《蒙朋赐贺》一诗:“落拓功名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头。腐儒也得宾朋贺,归对妻孥梦也羞。”

才华出众而屡试不第,既洞察科场黑幕又不放弃科考,这种矛盾心态孕育了蒲氏的鸿篇巨制。

蒲松龄在清代鼎盛年代刻画的士子们考场内外的形象与心态,到清朝末年仍不乏活标本为其作注脚,生活于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的李慈铭就是一个典型。此公中举之后,多年会试落第,牢骚满腹,怨天尤人,口诛笔伐,骂主考的当朝显贵素质低劣,目中文无;骂倖进者夤缘高中,才具平庸。骂之不过瘾,笔之于书,以诗词发泄胸中积郁不平,发誓决绝科场。时间拉长又心平气和,下次会试又雄赳赳气昂昂地奔赴考场。翻阅他的《越縕堂日记》,看看中进士前的年月,落第者们穷困落魄再蹶再起的情况即可了然。

华夏以农立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分工极简单。读书、应试、入仕成了知识分子的人生三部曲。士子们本人对科名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家庭父兄也以此督责期望。戴均衡在《桐乡书院四议》中,记叙咸丰、同治间民风士习,说:“自科第之法行,人期速效,十五不应试,父兄以为不才;二十而不于胶庠,乡里得而贱之。”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可怕的,一个青年,20岁不中秀才进学,就会被社会舆论所轻视,遭受巨大的舆论压力。

当时,朝廷以科举为抡材大典,标榜珊网无漏,选无遗珠;家庭望子成龙光耀门楣,希冀子弟高中魁首;社会舆论以科举衡人,“得之则荣,失之则辱。”士子也把“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视为人生乐事。迷漫天下的文化心理氛围,千百年来的历史沉积,驱策着一代又一代士子有意无意地踏

上了科举利禄之途，风尘仆仆，奔波不息。一批又一批的落第者做着有望无望的努力。

白发童生，寿星举人

士子们以几万分的努力，竞争万分之几的希望，造成秀才、举人、进士三个阶梯下一批又一批的落榜者，是很自然的事。落第者大军中，千姿百态。两鬓斑斑，尚未考取秀才，仍混迹于童子军中者，大有人在。

湖北某学政到某府考试，见一白发老人，问其年寿，回答七十一。问：曾考了几次？答：初次应试。问：为什么还是初次应试？答：考试必须功夫做到尽处，若稍稍涉猎几篇时文，就匆匆应试，即使侥幸考中，究竟于学问有何补益？我期望问心无愧，不觉老之将至。学政于是让老者试作一题，如果作得好，即允许入场参加考试，否则，不准参加考试。老翁当场应答无误，得到学政首肯，被允许入场，并考取了秀才。

这样的活样板，以其教徒般的无比虔诚、穷毕生精力于一试的认真精神，激励了多少应试者、落第再试者们前进的脚步。在这种精神陶冶下，又有多少灵魂被塑造成科举圣坛上的牺牲。

广东顺德人黄章，年近40岁才考中秀才，60多岁补上廪生，83岁被选为岁贡生，100岁时参加乡试。从广东到北京顺天应试，千里迢迢，一路由曾孙服侍照料。入考场时，黄章在灯笼上大书“百岁观场”四个字，由曾孙打着在前引导。黄章百岁应乡试成为科场佳话，这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的事。在时过近三个世纪后，面对这类“佳话”，简直令人哭笑不得。

无独有偶，相谐成趣的是，广东诸生谢启祚百岁参加乡试，角逐举人功名。谢启祚先后有三妻二妾，生子23人，女12人，孙29人，曾孙38人，玄孙2人。这个五世同堂的人瑞，不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以期颐之寿，仍披挂上阵，征战科场。

照例，这等年龄参加乡试，应由该省巡抚呈报礼部请皇帝恩赐举人，但被谢启祚坚决谢绝。他说，科名有定数，我老手尚健，岂知我不能为老儒们